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石 瑞如 第 27 期笹川生

河南省胸科医院中心实验室 副主任医师

我工作的河南省胸科医院（河南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与日本有着十五年的友好往来。日本国家结核病研究所的前任所长森亨先生访问过河南八次，京都大学的光山正雄教授以及仓泽卓也，池田雄史等日本结核界的著名学者多次应邀来我院讲学，我院前任院长杜长梅女士早年留学东京，中心实验室主任张国龙先生曾留学京都四年，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报名参加了英语考试，于是很有幸成了笹川第 27 期生和第 15 期特别研究员，于是，日本便成了我心中的第二故乡。

2004 年 4 月 6 日，从池袋坐上火车，二十多分钟就到了我学习生活的小镇清瀬，一出站，就见到了导师菅原勇先生，他早已在那里等我了。那天他西装革履，看起来很年轻，很帅。他用很慢的英语和我交谈（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词汇量是吃惊地大，英语比日语好，中国语也不错），领我去西餐店吃汉堡包，问我最大感受是什么，我说“到处都是日语。”他说，“是。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先去长春进行日语培训。”午饭后，导师领我沿着一条与铁路平行的小路去结核病研究所，路上到处是樱花的花瓣，很美。一辆火车迎面而来，我突然忘了“火车”用英语怎么讲，导师说，“我来告诉你，t-r-a-i-n, train！”也许当时他会失望的，没想到这个学生这么差。确实如此，四个月的日语培训，从字母学起，老师尽最大努力去教，我也拼命去学，但来到才发现日语交流还是很困难，而原来脑子里的英语词汇也被挤跑了。我是个很乐观，好奇心强，喜欢交流的人，刚开始我用几种语言混杂，打手势比划着和结核所的老教师们交流。有一次，在和大友幸二老师谈到 DNA 提取时，我想说这很难，却表达成了“*It is muzukashii.*”，正巧导师从旁边经过，他一本正经抑扬顿挫地告诉大家，“*It is Not Muzukashii.*”，这时我才明白过来，笑得前仰后合。当时导师刚买了一台变性高效液相 WAVE 系统，到货不到一个月，他说是给我准备的礼物。我到实验室的第三天，公司的一位长者和一位年轻人过来，导师向他们介绍我，说以后安排我来操作这台设备，他们两个立即向我鞠躬，我也赶快向他们鞠躬。尽管在长春时日语老师花半个上午让我们练习鞠躬，但这次的实践还是很糟糕的。我鞠完躬起来一看，他们还保持在弯腰 90 度状态，我看着他们，慌了，这可怎么办，再鞠第二遍也不好，干脆跑吧。于是我手里拿着试管和烧杯，匆匆跑开。出来后，听到导师笑起来，向他们解释说，“她是外国人，刚来这里，还不太懂日本的规矩。”试想，他们鞠完躬起来，发现面前空无一人时，会是什么感受。那位年轻人叫辰巳泰我，后来给过我们很多帮助，在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为第四作者。后来的相处中，我教过他一些中国话，可他的发音常常把精通汉语的菅原老师逗得很乐。刚进实验室时，我嗓门很大，爱笑，半个月下来，把所里的老师们都吓了一跳，于是我开始反省自己，改变自己。大家工作时精力高度集中，额头上沁着细细的汗珠，这种高效率的环境感染了我，我逐渐进入了状态。导师给我一本《英汉医学词典》，他访问郑州时买的，专为中国学生准备的，我开始学习结核病方面的英文文献。每周三上午 8 点开始有一个小时的晨会和文献学习时间，在第三周的时候，有

件事我印象特别深。我迟到 5 分钟，大家已经开始了，我不敢进会议室，怕挨批评。想想不参加也算了，干脆去动物房和 P3 实验室里忙碌实验吧。结果导师很放心不下，派人到附近的实验室里找我，会议中自言自语好几次，“小石怎么还不来呢。”“这么重要的会，小石肯定会参加的。”“肯定是发生什么事了。”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围着导师不走，商量着如何分头找我。如果整个所里找不到，菅原老师准备亲自去我的住处找我。“她是病了？吃什么东西拉肚子了？”大家都很担心。最后宇田川老师在动物房的更衣处发现了我的红色拖鞋（只有我自己穿的是大红色的拖鞋），并证实我在动物房里，大家才散去，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大家对我的关心和重视让我非常感动，于是我迅速加入了这个团队，以实验室为家，努力学习和工作。

导师是个教育学生很有方法的人。总是能激发我的科研兴趣和探索的激情。工作上他很严厉。前三个月，他教我掌握基本操作，体会了实验室的各项技术，同时阅读大量文献，掌握理论知识。后来让我专注于结核菌耐药基因突变的检测，用那台 WAVE 系统，建立各种基因的 DHPLC 方法。我是药理专业的，对药敏试验，耐药检测情有独钟，干起活来劲头特别大，上午 7 点半到达，晚上 11 点以后离开，从来不知疲倦。从结核所到我的住处，走路要 15 分钟，深更半夜一个人回去，没问题的，清瀬那个小镇，宁静祥和，我凌晨一点钟两点钟回去的都有。有一次，回去后往浴缸里放满水，往里一躺就睡着了，醒来后发现已经过了一个小时，那种感觉很美好。实验屡遭失败时，导师总是鼓励我，实验非常顺利时，我就干起来没完。所以第一年我就拿到了大量的数据，建立了好几种方法，完成了一篇论文，后来发表在欧洲的杂志《Microbes and Infection》上。那是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诞生的真是不容易（我真奇怪，菅原老师的 300 多篇论文是如何完成的。）我的体会，字字句句都是心血酿成。那是 2005 年 2 月份，白天怎么也没有思绪，晚上苦思冥想，半睡半醒状态，灵感才会来。我准备一大袋子面包放在身边，饿了就啃。坐时间长了，发现腿部都肿了，吓了我一跳。导师指点哪地方需要修改，需要增加一段时，我都要花上大半夜的时光。周末的时候，连续作战，早上到大门口向外一看，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雪，下午再去看看，雪已不知去向，给人一种很浪漫很美的感觉。由于第一年已打下雄厚的基础，第二年的时候，实验进行很顺利，导师把材料等条件准备充足，从设计到操作，我有什么新奇的想法，导师都鼓励我去尝试，去探索，我也花去不少科研经费。每两三天都有新的实验数据放到导师的电子信箱里，实验非常顺利的时候，我简直成了工作狂。有好几次，两天两夜连续进行，夜里困得很的时候，我将办公室的门反锁起来，往地板上一躺，盖上羽绒大衣，睡一两个小时。整理资料，完成论文比第一年轻松，英语也逐渐娴熟起来，后来能够信手写成。第二年的工作在美国著名的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和欧洲的杂志《Microbes and Infection》上各发表一篇论文，还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并发表了一篇英文的综述。2007 年 4 月回国以后，我又总结了三篇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和《中华生物医学工程杂志》上。菅原老师很欣赏我，他带过 47 个学生（其中 7 人为中国学生），他说我是最有科研天赋的学生。我感谢他的鼓励和肯定。成绩的取得应该归功于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归功于我的导师和他带领的科研团队。

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是文明礼仪之邦。我深深地被一种文化一种美所吸引。我喜爱摄影，喜爱登山，喜爱和陌生人交谈。两年里去过日本国内的很多地方，得到过太多太多人的

帮助。从大都市到小村庄，日本到处都很干净，很安全，人们轻声细语，礼貌谦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回吵架打架的现象。到清瀨的第一天，见路边花盆里的鲜花一尘不染，亮丽得逼人的眼，我用手摸一摸，果然全是真的花草，真惊叹这里空气的干净。下班回去大都是夜里，起初抬头一看天，吓我一跳，是云吗？确实是漂亮的云。晚上看到如此美丽的白云，我还是第一次，真是吓了一跳。夏日的周末，我会在阳台上坐一两个小时，看蓝天看白云，在中国，恐怕只有西藏，云南等高原地带和一些山区才会有如此美丽的天空。北海道我去过，《〈北国之春〉》这首歌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经久不衰，所以北海道一直是大家都很向往的地方。那是隆冬时节，函馆到札幌的火车带人进入了一个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洞爷湖的美也很让人心醉。去摩周湖的时候，下了火车，发现发往摩周湖的公共汽车由于雪太厚停开了，这可急坏了我，还有两位正在名古屋上学的大学生小伙儿（一位来自香港，一位来自台湾），后来是当地热心的大哥大姐自驾车带我们三个不远万里而来的中国人去了摩周湖，屈斜路湖和硫黄山，圆了我们多年的梦。在北海道的火车上，我和坐对面的大叔聊天，从他长满老茧的手来看，他是北海道的农民。后来他把包里带的桔子等水果全装进我包里，一块儿下火车后，他又从自动贩卖机上买一罐热咖啡装进我大衣兜里，那种热情友好真是让人感动。在北海道我也见过一位美国人，在离北海道很近的俄罗斯的岛屿上当工程师，他说，别看两者距离很近，差别可不小。那边环境很差，很脏，人也冷漠，对人视而不见，所以他每年都要到北海道来游玩。我有很多日本朋友，有家庭主妇，有钢铁公司的总裁，有外科医生等，我到过不少人家里作客，得到过大家很多很多的关心和照顾。生鱼片，虾和荞麦面是我最爱吃的食物，空闲的周末，我会穿上和服一整天在东京市内转街，去切身感受这座城市的美。夏天的纳凉晚会也是非常魅力的，满街满城是身着和服花枝招展的少女少妇，美极之至。我在清瀨市的晚会上学习集体舞，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居住的叫做“绿城”的较远的小镇上去，我加入人群中跳起舞来，一会儿广播里播出消息说，我们中间有一位中国朋友，穿浅绿色和服，红色的花，于是大家都微笑着将目光投向我，晚会组织者还跑来拍照，那种感觉真是幸福极了。2007年元旦节，在日同学会组织的迎新晚会上，笹川阳平先生应邀讲话中，两次夸奖我穿和服很美。京都是最有韵味最美的城市，有世界上最美的樱花和红叶，也有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京舞妓。在清水寺门前的小路上有一家体验京舞妓的店，我真后悔，应该抽出一天时间去体验一下，拍很多漂亮的照片回来。我的导师菅原勇先生到过中国的大部分省份，河南省来过很多次，开封大相国寺，登封少林寺，洛阳龙门等，他比我还熟悉，可是说起富士山，河口湖，日光东照宫和中禅寺湖等地方，他可不一定有我清楚。富士山是我的最爱，是白马王子。去池袋的火车上，清晨我见过粉红色的富士山，在早上6点多的飞机上，我见过云层之上朝霞之中尤如圣洁莲花的富士山，在河口湖畔，夕阳西下时，彩云环绕富士山顶，形成一顶绚烂的红帽子，美妙无比，摄影师们告诉我说，太幸运了，这种景象几年才能有一次。2005年7月25日，我登上了富士山顶，看到了最美的日出。真想变成一朵云，守望在富士山巅。记得笹川阳平先生在日记中说过，将来老到不能动的时候，一定会住到富士山脚下的房子里，日夜望着富士山度过最后的时光。老人家的想法真是非常浪漫，着实让人羡慕。

两年的时光，丰硕的收获，成为我一生的珍爱。不仅事业上突飞猛进，而且能走出国门思考自己的祖国，去亲身体验真实的日本。博大的中国是生我养我的母亲，而蓝色大洋中绿

盈盈的岛屿，美丽的日本也成了我心中的第二故乡。那种谦和礼让，诚实诚信，守时守法，勤奋敬业，是很值得学习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巨幅画卷上呈现的“和”字，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两千年的友好定会世代传承。

回国以后，经过多方努力，2007年9月，日美结核病会议即中日美结核病论坛在郑州市召开，这是我省我院多年来与日本友好交流的结果。现在每当日本专家过来讲学，我总感到特别高兴，见到了故乡人。我们正在筹建河南省国际结核病研究中心，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因为不仅在我的家乡，而且在我的第二故乡，有那么多双眼睛注视着我，激励着我，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为中日友好多做贡献。